



西庄集
九

序記
跋論
銘箋

卷十四



和
2347
14-9



西庄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序

許荷谷詩朝天記序

余既跋美叔燕山記行詩又聞有朝天錄從美叔亟徵焉讀之累日而不厭作而嘆曰美叔博而詳也夫自肅慎以比燕雲以東數千里間山川風景盡在五目中非美叔之敏識何以得此余嘗謂幸逢天下無事之時王帛梯航無遠不通士君子生於下國得奉聘覲之命脩使事于天子之庭從容專對退而與賢士大夫揖讓周旋于以考制度禮樂之盛觀文物衣冠之懿以快吾心曾甚樂事也然而余見世之人多齷齪少奇節安於

固陋而憚於跋涉聞有使命則縮然而憂出國門惴惴有可憐之色並日而馳促期而返汲汲焉惟遄歸之為急則他固不足論也義叔年甫弱冠已能盡讀天下書以文學詞章有聲於朝著又欲足履中國之界以盡天下之奇觀聞朝廷選使介對衆有願行語銓官舉以遣之則其志向已非淺矣於其行也必途搜訪按轡詢咨凡有得於見聞者備錄而悉記之間亦發之諷詠之間積成篇帙使讀之者豐豐而忘倦觀其撫華表而徵鶴言之荒誕過首山而詆唐宗之黷武景仰賢閭徘徊孤竹之墟像想神禹之績挹二子之清風悠然有千古不盡之遐思登臨山海高瞻乾坤盪滌平生芥滯之胃

襟暨入 皇都宮室城池之壯麗舟車百物之湊集人士四方之交會其所見益大而所得益富矣至於遇葉本遘之符歷正學書院弭節于首善之館能孤倡正大之論以抗群咻而不震不沮所謂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非邪尤可尚也已昔周之時列國聘使之士甚衆而至今獨義叔季子之觀樂若義叔者其聞季子之風而興起者歟余於是記嘉歎之不足既卒業仍叙其卷首而歸之若其論議之或不能無未盡處而有待於講刺者義叔於後日當自得之茲不暇贅云丁丑暮春書于石壁精舍

又

卷中所錄護送軍事亦西方民瘼之大者如 國家早晚軫念無告而修懷保之政則必有以變通之余昔赴京時詢得弊端之梗槩而隱痛焉今幾十年而猶往來于心曾而不能忘也觀美叔所記尤足動余心也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况美叔方昵侍 經席日進獻替之辭此一事如果存心不忘則西民其有受賜之日慎無如鄙人徒有其心而無其效也哉西厓病隱又識

鍼經要訣序

近取諸身百物皆備自五臟六腑十二經絡三百六十五穴上與天地陰陽之運沕合無間非心通造化之妙

而洞觀三才者其孰能知之醫之道其至矣乎近世中原有醫學入門書乃深於素難而折衷諸家者也然其用藥治病之方曲折多端變化無窮讀者或得此而失彼或窺外而遺內雖有情識神而不易得其藩籬况堂奧乎余自少多病深此書累年披閱不啻不飲然而喜亦未嘗不悅然而感蓋吾見未至而運用之機不入於吾手故也歲月荏苒已迫遲暮而舊病依然若未得方於斯所謂書自書我亦我亦何益之有前年屏居河村縱有疾恙無醫藥可治更觀書中鍼灸為分經主治歷歷詳載其取驗或視下藥尤捷鄉里之人知解深藏者按方求穴自可療病而無煩於烹藥顧其為說猶愚雜

出老年精力難於參考乃於暇日類聚各經而分究處
治法載灸書之穴下使見者一覽了然無待於求索又
將以謄譯翻出雖使愚婦見之亦可解也老子曰天地
之氣其猶橐籥乎虛而不詘動而愈出人身一橐籥也
榮衛脈絡流布運行無一刻停息人或亡情不節於內
六氣侵襲於外運者滯行者壅氣血失軌或過或不及
而病生焉鍼灸者所以調其過而補其不足也苟得其
宜一二穴足以見效不得其宜多鍼多灸適足以為害
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也東坡云鍼端如毫芒氣出如
車軸余并舉之以戒世之不明經絡而喜施鍼灸者云
萬曆庚子陽月望前二日西厓道人書于河村曲肱齋

慎終錄序

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嗚呼
人子之所當盡心者惟此為大是故初終而有歛殯之
節三月而有葬埋之禮凡附於身附於棺者必誠必信
勿之有悔焉可也古人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既曰卜
又曰安厝則其致謹至矣然其卜法不傳今不可得而
知也意古人凡事專決於卜筮吉則行不吉則廢蓋其
大樸未散精神心術合於神明卜筮所得皆鑒鑒可信
後世人心益漓神不必告以吉凶人亦不敢自信其心
於是卜筮之法隱而葬師之說興亦勢所然也後之君
子雖不甚信其說而亦未嘗全棄而不用至朱子論擇

地則以主勢之強弱亢道之偏正風氣之聚散水土之
淺深力量之全否為言雖郭李之說亦不外此特不用
某山某水可公可侯之說耳嗚呼擇地本欲保安亡者
耳邊及於生人之禍福已非孝子之用心何暇論其理
之有無耶宜先儒之棄而不取也然彼安則此安亦有
不可盡証者矣余不孝生三十二年當癸酉歲先君子
棄養其冬十一月甲申奉窆于天燈山時則伯兄無鱗
兄襄事兄皆主之今年辛丑余年六十又失先妣是春
兄先亡余既無兄弟逢天大感榮榮在疚誰與曰極惟
日夜號慟而性復愚鈍竟迷失次恐不能自盡於大事
以重不孝之罪越十二月乙酉就先君舊兆而合葬焉

日月流邁奄至改歲猶貿貿自持不即殞滅神識稍定
自念前日事豈無一毫未歎於心者蓋其事緒雖多而
大槩有三焉一曰擇地二曰擇時三曰葬法葬法載在
禮文人所共由自當隨力所及獨擇地擇時措紳士夫
羞稱其說略不經意一朝倉卒之際專倚於葬師之口
故尤多國莽而不通嗚呼此於理豈所宜然夫病卧於
床委之庸醫猶謂之不孝况為親謀萬世安厝之宅此
何等大事而滅裂如此也既不講則如勿用今既不得
不用其法而又以為小術而不講可乎假使不能盡通
其微而略知門戶毋為庸夫瞽師所欺於心獨無忤乎
乃輯古今術家之說及禮文時俗所傳關於歛葬者間

附以所親驗者蓋為上中下三篇總名之曰慎終錄欲
藏之一室以示子弟使知余終天之痛云歲壬寅二月
二十日書于金溪廬次

南陽洪氏世譜序

南陽洪氏世譜者正字洪君瑋所編洪君之言曰吾洪
氏之東肇自齊唐其德業勳爵忠義文學之傳世濟其
美輝映簡策其子姓兄弟派系蕃衍歷數十世而彌昌
獨我倉使公一派自落南以後門祚日漸衰薄至於不
肖孫瑋僅得不絕其殘緒而已深懼祖先遺績及雲仍
嗣續湮沒無傳方欲回家舊譜而益廣之歲壬寅在京
城得洪中樞逸童所為序文及譜於西川鄭相公比各

舊藏尤詳遂參互考證蒐輯繕修自吾始祖至吾祖吾
父具載官位事蹟及妣夫人家世以見吾派之所自來
而冠之篇有別為族譜圖於其後而於倉使公以下并
其女孫加詳焉然吾先祖子孫之布在四方者奚止於
是而今之所得才什一焉特欲廣詢博訪註考而備錄
之以成一姓之譜俾於無窮一日洪君鴻譜過余河上
具道所以余撫卷嘆曰吾蘇老果云觀吾譜者孝弟之
心可以油然而生嗚呼豈獨蘇譜也夫抑嘗聞之程子
曰管仲天下人心以宗族風俗領之明謂系蓋人之
於譜不啻水之有源木之有根不特明於後報本
追遠之誠尊祖敬宗之旨敬叙九族之義皆由此出入

世之人雖名為士大夫者往往忘其祖問其高曾以上
已有曰不知者其遠者無論也夫如是孝敬之心何自
而生乎今洪君此譜自近而推遠由親而及疎窮探遍
索續以歲月之功上下六七百年間昭然如指諸掌而
其志猶未已勒亦至公竊惟南陽之洪源出於中華而
蔓延於東土代有名世者出磊落相望可謂盛德之胤
而百世之宗也然其經綸之業忠義之節莫盛於文正
公文正之後近二百餘年子孫頗獲替既極復飛將必
有時余觀洪君敦厚而有文以科第襲軼且篤於孝思
不忘其本又如是是必能繩祖武再昌大其門洪氏其
復興乎余亦文正公外裔既嘉洪君之志而樂觀其譜

之有成於是乎言甲辰五月日

永慕錄序

余嘗讀韓魏公重修五代祖塋記云夫謹家牒而心不
忘于祖塋者孝之大也惟墳墓祭祀之有託故子孫以
不絕為重有志于學每見祖先所為文字與家世銘誌
則知賢而藏之遺逸者常精意搜掇未始少懈時編歲
緝寢以大備其所志先域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
思博訪而得之卒不墜先業推及先域之八世得以歲
時奉祀向使宗牒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傳雖有孝於
祖先之心欲求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其冬至元
日寒食初冬祀墳諸詩皆在可見公報本追遠之誠如

此其至不獨勲名德業後世莫及而已也先君子嘗作家譜先兄又作世系錄皆未脫稿不肖敬承遺志添加搜輯凡聞見所及並不失墜自壬寅始今五季餘始末粗備名之曰永慕錄以時展玩少慰余風樹之思且欲示子孫使毋忘今日之意因具載韓公之語後之覽者亦深有感於斯文也丙午四月日

醫學辨證指南序

醫以辨證為難古之神醫洞視臟腑望表知裏斯固不可尚已下此切脈而知病抑其次也嗚呼醫非明脈終不可托以死生近世醫學不傳脈法尤廢俗醫臆決治病往往病本未甚而回藥誤人者多余於積年喪禍之

餘每念程子不孝不慈之訓未嘗不傷痛閨中偶觀醫學入門其書專以辨證為主心有感焉於是抄出其緊切者分內傷外感為二卷名曰辨證指南以與家庭子弟為救急之用比之臆決者差賢乎爾

記

遠志精舍記

築精舍于北林凡五間東為堂西為齋由齋北出又轉而西高為樓以俯江水既成扁其額曰遠志湖山登望之義不識焉客疑其義余告之曰遠志本藥名一名小草昔晉人問謝安曰遠志小草一物而何為二名或曰處為遠志出為小草安有愧色余在山固無遠志出而

為小章則固也是有相類者又醫家以遠志專治心氣
能撥昏蠲煩余年來患心氣每餌藥輒用遠志其功不
敢忘因推類而引其義治心之說亦儒者常談如此數
義皆可為齋號而舍後西山適產遠志每山雨時至青
翠秀佳助為精舍幽趣遂名精舍曰遠志取其實也嗚
呼遠者近之積也忘者心之所之也上下四方之宇古
往今來之宙可謂遠矣而吾之心皆得之焉之焉故有
所玩玩焉故有所樂樂焉故有所忘忘者何忘其室之
小也淵明詩曰心遠地自偏微斯人吾誰與歸是為記
戊寅四月望前一日書

義烈祠記

扶餘古百濟氏之墟也其臣有以直諫死者曰佐平成
忠有阮窮無死臨危獻忠者曰佐平興首有捐生抗節
以死衛國者曰將軍階伯其後七百餘年高麗氏之季
李正言行吾舊章片女奴賤為長沙監務縣址十里石灘
實李氏舊居有旌門在焉至今遺民故老往往道其風
烈而俎豆尸祝之興闕焉莫之舉甚為一縣民吏之羞
萬曆乙亥余友洪侯興道受命分符于茲邑阮至於簿
領文案之職考圖披牒得四人者慨然發嘆曰此寧非
為守者責也乃謀於一縣父老圖為祠 地得望月
山敬龍山之止山盤水抱境高勢豁允宜妥靈之所於
是興道捐俸節廉召募游手役不煩民數月訖功廟成

率吏民享之既而事聞于朝上嘉之命賜額曰義烈祠所以對風聲而垂後範也竊惟百濟有邦介居二國之間以富強稱其末也昏庸御圖斬割皆下舉朝結舌獨有如成公者起而爭之奮不顧身至其纏綴縶絕命猶能陳國家大計庶幾乎王之一悟而無幾微怨慝之辭其忠盛矣其後興公問國事之已潰不以擯斥為嫌而惓惓不已其言即成公前日之言而其心亦成公前日之心也暨乎江山失據大軍方軌階公又以五千弱卒慷慨赴敵先夷妻子以必死為心卒能蹈白刃而無悔雖古烈士何以加此至於恭愍昏亂老髡當國雖號為儒宗名相者莫不顧指氣使李公乃以新進貌然

之身廷叱姦孽不震不懼忠義憤憤之志臨易簣而不少撓夫以數子之忠節隔世相望肝膽相照而遺塵播馥之地至今使人起敬則一祠之建其有關於風教大矣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臣事君致忠既已竭力於下時不幸而當危亂之世則沉身滅族而不悔者是豈有所為而然哉實出於隆衷秉彝不能自己之良心也至如百濟高麗之世上下數千年當時公卿大夫赫然顯耀者何限而易世之後光沉響絕與草木同腐過其間者曾無一問獨於此數公者為之悲愉感歎至於祠廟而予記之是果何所為而然哉亦出於秉彝好德不能自己之良心也後之人觀

於此亦可以知所取舍而自勸嗚呼義烈祠之所為作而朝廷之所憐憫也雖然餘之為縣邇矣四子之節表表如是而祠廟之建乃在今日豈非有待而然哉余聞興道為政既以慈祥愷悌得民心益存心於教化端民之道乃能貴聞幽光激起偷薄以新一邦之耳目其事尤可尚也抑不知繼興道者能以興道之心為心使祠宇無廢於永久否乎而扶餘之民又能以四子之節自砥礪他日蔚為國家之用以無負興道激勸之意也邪在己之責興道既盡之矣在人者非興道之所知也廟凡三間齋廚俱備又作觀善堂於其側為士子歲修之地分官田以供祀事募居民以守之董其役者邑人徐

龜壽云萬曆辛巳孟夏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知製教無經巡祭賢官春秋館修撰官柳成龍記

玉淵書堂記

余既作遠志精舍猶恨其村墟近未愜幽期渡江潭於石崖東得異處焉前挹湖光後負高阜舟舻峙其右白沙縈其左南望則群峰錯立拱揖如畫漁村數點隱映相對間花山自北而南隔江相對每月初出東峰寒影倒垂半浸湖水纖波不起金壁相涵殊可玩也拋去人烟不甚遠而前阻深潭人欲至者非舟莫通舟舫北岸則客棧坐沙中招呼無應者良久乃去亦遁世幽棲之一助也於是余心樂之欲作小宇為靜居終老之所顧家

貧無計有山僧証弘者自爲幹其後資以粟帛自丙子
始越十年丙戌粗成可棲息其制爲堂者二間名曰瞰
綠取王羲之仰瞻碧天際俯瞰綠水隈之語也堂之東
爲燕居之室二間名曰洗心取易繫辭中語意或從事
於斯以庶幾萬一爾又齋在北者三間以舍守僧取禪
家說名曰玩寂東爲齋二間以待朋友之來訪者名遠
樂取自遠樂乎之語由齋西出爲小軒二間與洗心齋
相比名曰愛吾取淵明吾亦愛吾廬之語合而扁之曰
玉淵書堂蓋江水至此匯爲深潭其色潔淨如玉故名
人苟體其意則王之潔淵之澄皆君子之所貴乎道者
也余嘗觀古人之言曰人生貴適意富貴何爲余以鄙

拙素無行世之願譬如麋鹿之性山野其適非城市間
物而中年安出宦途汨沒聲利之場二十餘年矣舉足
搖手動成駭觸當其時大悶無聊未嘗不悵然思茂林
豐草之爲樂也今幸蒙恩解綬南歸軒冕之榮過耳
爲音而一丘一壑樂意方深是時而吾堂適成將杜門
却掃潛深伏與悅仰乎一室之內放浪乎山谿之間圖
書是以供玩索之樂疏繻足以忘芻豢之羹佳辰美景
情朋偶集則與之窮回溪坐巖石望青天歌白雲蕩狎
魚鳥皆是以自樂而忘憂嗚呼斯亦人生適意之大者
外慕何爲懼斯言之不固聊書壁而自警丙戌夏三
入西厓居士記

論

周禮設女巫論

論曰臣謹按周禮一書聖人範世致治之盛典規模節目宜無一之不出於正也祝史巫覡之屬其左於道而害於正也較然矣以之并列於春官之篇而不去者豈不異哉臣嘗反覆思之而稍得其指意之彷彿焉請偕有獻焉夫聖人之創制立法也豈不欲使天下萬事同出於大中至正之道而無邪穢之雜乎然事或有人情之所向時勢之已然而可以改可以無改者則聖人必委曲處實約之於法律之中要之不使妨於政害於治而已此亦聖人之不得已也是故周官司盟掌盟載之

法而先儒以為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能也臣以此知周禮之不去女巫亦非周公之所欲也勢也何以言之殷商之季民俗尚鬼天下之人惛惛然常在鬼神之臨乎其上也死生禍福之寄命於巫覡久矣盤庚賢主也遷都大事也而其詔告臣民之說猶且不出於死生禍福之間幾類於巫覡詛禳之為者彼豈謂真有是哉亦知人心之深信以為非此莫能回也百年以習結於人之心目則雖以周公之聖其能朝令而夕禁乎雖然禁之不得則亦已矣又為之設官實司似若當然者何歟嗚呼此聖人之深意而衆人所難識也比若治水然浩浩湯湯其勢難遏則必

高其堤防道其所歸使不至於汙漫潰決而為民物之害是矣周公亦知巫覡之難遏防之不高流之不導則惟恐一朝汙漫潰決不可為也於是乎區處條理設教定制統之於六卿之手而臨之以有司之法其事則惟被除穢害而已其用則惟弔喪哭災而已外此者皆法禁之所不許也其意曰既不能禁而又不以吾之法度裁束之則天下後世不知巫覡之可惡樂吾之無法也將肆然自放於法律防範之外以逞其淫巫詭恠之說則不幾於率天下而為巫乎此周公之所懼而女巫之所由設也後之儒者不達此意以周禮為非聖人之書而聖人經世立教之意幾乎熄矣至宋朱子乃始曰其

學而得其心以發明其遺意其言曰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有哉又曰得來續密盛水不漏嗚呼其盡之矣或曰若子之言則後世如佛老之屬其亦道之邪者而人皆信向之矣聖人有作其亦誘之於勢而不去乎曰是則大不然比之於人巫覡平人之不善者也佛老盜賊之殺人者也平人之不善者猶可以法導之也至於盜賊之殺人者則執之刑之而已設使巫覡之道如佛老之絕倫滅理以亂萬古吾人之大閑則周公之去之也將不俟終日尚可設官檢防而止哉嗚呼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待佛老之道也臣尤不能不以此拳拳於明時也

孔明不諫伐吳論

三代以下經濟之才忠義之節得君之深未有如諸葛忠武侯者獨其不諫先主伐吳一事余未嘗不以為惜不獨此也先主與陸遜相詎於猇亭半年而不得其便兵疲意沮包原隰而為陣以犯兵家之大忌以曹丕之暗在數千里外而猶知其必敗孔明其時雖不在軍中而利害所關豈有不聞聞之而又不有一言卒使先主喪師糜境奔走僅免幾見執獲何歟余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嘆誠不知其何意也反覆思之孔明無不言之理特言之而先主不從耳然而不見於史者何耶孔明乃先主帷幄之臣凡深機密議雖無所不與而未嘗

明爭顯諫於外故群臣往往有不得聞知其勢然也且孔明不實史官陳壽之徒得於傳聞而為史其所傳之疎略不足怪也蓋嘗論之先主以新造未集之蜀不忍一朝之忿掃境內而攻吳其為失計孰甚焉趙雲一武士耳猶知其不可況孔明乎知之而不言少有忠愛之心者不忍為君意孔明之必不然也先主之於孔明信之非不篤敬之非不至特其志慮有所不及故有時而不能盡從不從則雖孔明亦無如之何也嗚呼君臣之際豈不難哉先主於一生奔敗之餘無尺土以寄其身晚年纔得孔明始用其策而不自用一出而成敗是之業其亦難矣及其基業略成便有自滿之心臨事奮然

不肖回圖雖孔明在傍而不得措手於其間使十年盡
成之計幾敗於一舉其可悲也夫余以是知君臣交際
之難也夫天下之事難成而易敗故曰成之百年而不
足毀之一日而有餘孔明初在草廬中揣摩一世之勢
始見先主即告之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東和諸戎天
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衆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
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如是
而帝業可興漢室可復又曰孫權可與為援而不可圖
是其規模布置一定於胸中而終身由之如大匠作室
畫堵於牆而大小間架皆有成法一毫不可違也如違
則室不可成柰何為主人不勝其淺狹欲速之心任

其私智亂其成法其敗也固宜以余見之非但先主伐
吳非孔明之意關羽之取樊城攻襄陽威震華夏亦非
孔明之所樂也特羽矜能自伐不屈於人故孔明欲止
而不能耳智者作事不先時而躁動不後時而失機時
未至則導養時晦若無所能時至則奮發勇決捷如影
響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之謂也當先主得
荆益根本未寧孫權常有圖荆之志祖同於後曹操未
死而其勢方盛為先主君臣計者正當抑鋒蓄力撫養
二方厚集根本不失和於孫權以固唇齒之援外不
輕與操戰持重養威俯仰顧盼而徐觀天下之變不出數
年而曹操自斃曹丕篡漢天下忠臣義士憤惋不平不

為曹用然後東西齊舉興問罪之師關東之士當裹糧策馬以迎王師天下不歸漢而誰歸邪天下既歸漢則一片江東之地可撫而有之何足以勞王師邪嗚呼此則諸葛公之計而奈何一失於關羽再失於先主荊州用武之地既為吳有獨以區區益州當天下之勢而欲為興復之舉憂憂乎其難矣公之出師表曰秭歸蹉跎關羽毀敗凡事如此難可逆觀余未嘗不三復流涕嗚呼豈非天哉

李泌好談神仙論

生千載之後而尚論古人於千載之前可謂難矣蓋古人是非得失之辨惟史家記載是憑然史家之說容有

不可盡信者或出於一時之傳聞或循乎流俗之毀譽必也參之以行事辨之以心術察之以時勢然後其人之邪正可論矣唐史云李鄴侯好談神仙惟誕故為世所輕余不能無疑焉余觀鄴侯平生言論及行己立身皆有本末有經濟之才有忠盡之心有出處之義有格君之業初非謾浪無實之流索隱行怪之徒也若使果如史家之說則鄴侯殆有意而然特世人未之知耳昔漢初定而張良謝病辟穀於神仙東方朔在武帝時以諧謔晦迹而論者以為避世金馬門鄴侯之意無乃或出於此乎肅代德宗非明智之君李輔國魚朝恩元載程元振之輩相繼濁亂鄴侯以孤蹤龜俛周旋於其

間以收扶顛持危之效如此而端顏正色非法不道日
與激觸於群咻衆楚之中則其身不可保况可望於行
其志乎是故外則托於神仙詭誕之事時為虛曠不近
之談使人聞之而不敢聽之而無怨史氏所謂為世所
輕不知為世所輕正鄴侯當日之所願也輕之者愈多
則害之者愈少矣故鄴侯告肅宗之言曰殺臣者非陛
下乃五不可也五不可之中其二曰功太高也跡太奇
也其後德宗令勿報怨詎謂曰臣素奉道無怨於人以
此觀之則鄴侯憂其功跡之太高太奇而自托於道家
者流以求免於濁世之意昭然可見矣夫君子之處世
非一端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蓋

行則不可變言則有時而不敢盡或與之消息逶迤以
存隨時之義亦君子之所不得已也後世謂鄴侯真好
異道而視之為詭誕者真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何
足以知鄴侯也故余論之以自附於春秋微顯闡幽之
意云

跋

跋童蒙須知後

童蒙須知者晦庵朱夫子之所著也夫子既編集小學
一書以為小子之學則其涵養成就以基進德之地者
宜無待於他書而復有此須知何也蓋幼穉之童聞見
未廣古今之說難易不同小學雖皆養蒙之道而所載

率多先秦古書下之嘉言善行亦皆漢唐間言語非鄙
觀小兒驟見而輒解者也故更就其所易知所易解者
而為之教以先於小學此童蒙須知之所以作也夫人
之一心敬怠無常自少至老不可一日而無教也一日
教廢則義理誠慤之心消而猖狂放恣之意長一消一
長日循輾轉以至於久而不復則人理滅而入於禽獸
矣雖聖人與居亦莫能化矣教之道以豫為急須知之
作豫之道也始之衣服冠履次及言語步趨次及灑掃
消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細雜事皆日用人事之常
而至理之寓也言之至淺行之至近童稚之所易解也
戒飭之教喻之使謹而不敢肆持而不敢忘若飢渴飲

食之常接乎身而慣熟於心則智長習成端莊齊一自
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大抵為學有其本教人有其漸有
本故能進有漸故能入能進能入教學之道備矣抑曰
此而竊有感焉聖賢司教化之權所以閔惻當世而欲
兼善天下者前後一揆也三代以上上焉而能行設教
道明於天下而無不教之民三代以下下焉而不行設
教道偏於私淑而天下多不教之民嗚呼此聖賢所遇
之殊而吾民之幸不幸也方今聖人在上闡焉魚之
化以祝新民之熙巨元以此一書眷眷焉

元經衍義跋

始不讀真西山大學衍義每撫卷歎曰備哉治天下國

家之道盡在是矣於是乎見君子憂世之深而愛君之切也公者又得晦齋先生九經衍義而讀之西山以後僅見此書而其憂世愛君之心益深且切之竊觀先生生于東國僻陋之鄉自奮於道喪文弊之後其擇理也精其存心也誠其立朝事君也一以堯舜三代為期蓋凜凜乎三者之佐矣遭世休明致位孤貳亦不可謂不遇然先生之道則未始一日得行於朝廷之上矣迨其末年權姦沉之譏構交馬白首西還賦鵬窮微自常人言之不摧然自沮必泊然忘之無復當世之念矣而先生方且於樂天知命之餘抽經稽傳發揮治道以寓臣子倦倦之意其忠誠矣夫以西山之書成於田里退休之

日而先生之書作於擯黜垂死之中故余以先生為充難也然則向所謂憂世愛君之心益深且切者非邪書凡二十七篇論修身尊賢親親者十五體天命戒滿盈者十二自敬大臣以下未及論著而先生易簣遂為千古之遺恨然當即其書而論之則道立於上而皇極以建賢才登庸而庶績允釐九族敦叙而百姓平章興九經之綱領而先生已言之至於別錄所載反覆乎天命幾微之際以為持盈守成之本者尤鄭重而極致詳焉人君苟能體驗於此而神會之則其不言者自當條暢川達而先生之所以為萬世開太平者有不待他求而得之矣隆慶己巳即 聖上更化之二年也先生潛德

幽光昭稍稍微聞於上既命廢贈配享又為之搜索遺書下本道次第刊行將家有而人誦之矣年前先生之孫浚自月城千里踵門告余曰先祖平生文集已入梓流行惟九經衍義刻板最後今將訖功請書願末于後使後人知之余重其事不敢許既而請益堅不獲終辭嗚呼自古聖賢言治道者莫詳於大學真要於九經西山祈之於前先生暢之於後而治天下國家之道大備而無餘蘊矣抑又有所感焉者道之廢興雖若由於人事而實係於天命故曰道之將興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然則先生之一書昔晦而今明昔湮而今行者夫豈偶然哉自是以後明者益明行者益行蔚然興

堯舜三代之治於吾東則先生當日著書獻忠之願始塞而又豈非宗社無疆之福哉遂敬書其後萬曆十一年正月上澣後學豐山柳成龍謹跋

書先君子詩帖後

癸未正月余受恩暇南觀鳥嶺道中遇金海吏張雲祥奉先君子手書小帖示余曰言己卯歲以小童侍舟中蒙賜五言一絕于扇以賜不敢失墜作帖寶藏云噫孤露餘生早抱終天之慟今於道途之中獲見平日手澤悲感交集摧咽難勝且念先君子盛德弘度雖在下賤苟有可取必引而進之想當時手書贈詩之意非偶然也而雲祥乃能虔奉而寶重之以至於二十九年之

久庶乎恒心而識禮者祥又言曾為監司營吏以家有
九十之母不能離側棄任而役于鄉此尤可尚始知先
君子果有以取之也祥也其母忘先君子之心而更加
勉焉可也男弘文館副提學柳成龍謹識

又書

余於前年既跋此帖付襄吏今春適以本道觀察巡到
金海祥又以帖來示回憶先君昔歲經過之地益增悲
慕更書此語而歸之時甲申仲春念後五日謹書

睡軒集跋

成廟臨御歲久愛養人才激勵風節於是士之英偉卓
犖者蔚然並出可謂盛矣而遭罹厄會一敗塗地譬如

春氣方至草木敷榮猝遇冰霜之慘風雨之災離披摧
折索然而無餘亦可哀也嗚呼嗟又何負於國哉達城
府伯權侯顯元乃睡軒先生之從孫也家藏睡軒遺稿
而散失殆盡顯元通吏極意搜集僅百餘篇以銀子梓
又取當時罪籍附于後又令其友豐山柳成龍略記師
友之同禍者知子厚先友記并附之百年之後使睡軒
文章事蹟不至於泯滅而無傳者顯元之力也噫後必
有三復斯編後書而流涕者矣

附戊午書

金宗直字季島號伯舉善山人
世祖朝登第歷事 睿宗成宗官至刑曹判書謚文

簡有孝行文章高潔為一時稱宗言將進後學多有
成就鄭汝昌金宏弼以道學名金駟孫俞好仁曹偉
李宗進南孝溫法孫等以文章顯其餘指授踐徑
成名者甚衆燕山戊午史禍起時公已卒禍及泉壤
有文集行于世

金駟孫字季雲號濯纓執義孟之子其先金海人世
居清道受業於金宗真能文章性簡亢少許可仕至
吏曹正郎燕山戊午遭史禍或云李克墩為全羅監
司成廟之喪不進有京師而載妓而行駟孫書其
事於史草克墩為堂上賓起此禍云

權五福字鄉之號睡軒見序文

權景裕字君饒又字子汎安東人成廟乙巳登第

由藝文館檢閱入玉堂為正字屢遷至校理燕山朝
知時事漸變乞外為堤川縣監戊午禍起與金駟孫

同日死款江南老溫云君饒性剛毅不喜作為云

李頤仁字惟全朔人剛直敢言嘗入學時尹弼商
以大臣當國語曰天已上疏曰宗廟肅天乃雨弼商
遇諸途弼商之曰君必欲食老夫肉邪弼商然不顧而
去蓋山初罹此元糾及史禍起弼商為堂上賓前歲
以諫事受累於金宗直構殺之

許鑒字文炳陽川人秋江集鑒志於性理之學恬於
進取於事重古大猷服其端雅嘗語左相洪應曰

世子國之諸君萬姓所仰賴今與宦寺居處不可云
戊午歲三月八日入京子糾選入弘文館學遷至正郎坐
妻譴言其入京與子糾選入弘文館學遷至正郎坐
表訟法其山以昌人成爲去原空第有文名所
與交皆皆一其名上言爲翰林司書飲設牛肉爲
上所知例罷自後見禁肉輒云之曰不忍更犯法
也服喪盡禮事聞命加一資後官至同知中樞府
事

洪翰南陽人登乙巳第官至參議性直少許可忤權
貴罹戊午禍杖流道卒中廟朝贈吏曹叅判

鄭汝昌字伯勗河東人號一蠹以孝行薦爲叅奉辭
不就登第爲翰林官至安陰縣監與金宏弼同志師
金宗直事性理學戊午謫鍾城以卒既而又剖棺後
追贈右議政謚文獻

茂豐副正德字百源太宗之曾孫能詩善彈琴構
別墅于楊花渡具小艇漁網常自刺漁船邀詩人騷
客日致好詩無慮千百篇自號西湖主人戊午杖流
遠地

姜景叙字子文晉州人號魚堂成廟丁酉登第又
捷重試燕山戊午以佔畢齋門徒放流會寧後放還
中廟朝官至左副承旨有章堂集一帙後追贈禮

曹判書

李守恭字仲平廣州人進村之後領議政克培之孫

成廟戊申選

科歷正言掌令有諍臣風入弘

文館拜校理應教陞典翰戊午謫昌城移光陽甲子

賜死年四十一

中廟初贈都承旨

鄭希良字淳夫號虛菴燕山初登第為藝文館檢閱

既而坐戊午獄謫義州希良善推卜知吉凶嘗曰甲

子之禍甚於戊午一日絕跡逃去不知所終有詩集

行于世

鄭承祖登燕山甲寅科選補翰林戊午杖流遠地

李宗準字仲鉤號慵齋能文章善書畫成廟乙巳

登第嘗以書狀官赴京見驛館畫屏不佳以筆塗沫

殆盡譯官招通事恠詰之通事曰書狀能書畫必不

滿其意而然也譯官悟而首肯之回程至其處張新

粧素屏二坐宗準一書一畫俱臻其妙觀者歎賞戊

午謫北界路經高山驛書字師中孤忠自許衆不與

一律於壁上去監司以聞燕山以為有怨意逮鞠

殺之洪貴達救解不得

崔溥字淵淵號錦南羅州人博聞強記英傑不羈

成廟朝再登第為弘文館校理奉使濟州船為風所

漂泊于中原浙江寧波府邊臣疑倭寇將殺之溥應

對捷給得免

成廟令上行錄換漂海錄以進官至

禮賓寺正戊午被謫後竟逮被殺

李龜字浪翁慶州人益齋之後成廟己酉登第官至戶曹佐郎戊午杖流遠地死于甲子之禍中廟初命贈都承旨南秋江孝溫師友錄云益齋之後朴彭年之外孫二家之賢萃于一人

李曾字曾之固城人吉村之後能文章有氣節自號忘軒成廟戊申登第拜正言戊午以占畢齋門徒流珍島後被殺

金宏弼字大猷號寒暄堂師事佔畢齋東方人士皆以文詞為業其潛心性理之學律已以禮求瀛洛開閩之緒自宏弼始以薦起為刑曹佐郎戊午謫熙川

移順天被極刑後追贈領議政諡文敬

朴漢柱字天支密陽人自號迂拙子遊學佔畢齋門下成廟己巳登第歷正言獻納言事直截出為醴泉郡守戊午杖流碧潼甲子被殺中廟初命贈都承旨

任熙載字敬輿豐川人登戊午科俄以佔畢齋門徒杖流熙載士弘之子世說熙載善書嘗題祖舜宗堯自太平素皇何事苦蒼生不知禍起蕭牆內盧禁防胡萬里城一絕于屏上燕山一日粹宰士弘家見舜問之曰誰所書也士弘對以實燕山有怒色曰卿子不肖人也我欲殺之於卿意何如士弘叩跪對曰此

子性行不順果如上教臣曾欲啓之而未果遂被禍
或曰熙載常諫其父故士弘不悅而譖之云

康伯珍字子韞信州人佔畢齋外甥 成廟丁酉登
第官至司諫戊午杖流

李繼孟字希醇全義人

成廟己酉登第詩文為佔

畢齋所取戊午坐佔畢齋門徒杖流

中宗朝起復

復用官至贊成謚文平性放達不檢初為己卯士類

所短及士類敗獨申救不已與權姦忤憂憊而卒

姜渾字士浩號木溪子晉州人文名亞於駙孫燕山

末年喪其妻姬哀悼甚令群臣誄之渾作祭文極稱

姜悲悼之狀燕山悅自是頗得幸為士類所賤 中

廟朝仕至判中樞府事

書金修撰任甫癸未疏後

余讀沙潭子疏詞懇載直曲折反覆如辨黑白天若祚
宋惟此一篇足以感回皇極表正人心如其不然猶能
孤雛群獸激勵頽波俟百世而無惑矣嗚呼難必者天
也不昧者理也自信者心也後必有三復斯言而流涕
者矣

精忠錄跋

宋氏南渡而後中興之機有三而皆以小人敗方汴京
陷沒金人不能自有委之而去耶已乎各守其土以
待王師於是李綱達達張所引河北諸將以河東兩河

既收則天下固宋之天下也及宗澤留守京師招撫群盜以百萬計連請過河使宋人不為退縮偷安之計按汴之故置河以守之則金虜必不敢蹂躪中原此二機皆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沮最後武穆以興復中原之才奮不共戴天之志從天下忠勇之士薄伐閭閻與鋒所至勢如風雨醜虜奔蹙遯遁不暇而趙氏之遺民舊家日望旌旗燕山以南已有破竹之勢視前二公之為事愈難而功過之恢復之形蓋十八九成時則有秦檜者潛為虜間巧弄蜚語之術以敗之三機既失則天下之事遂不可為矣然李綱終於濱棄宗澤卒於發背而公之得禍尤酷於二子其不幸又為如何而秦檜之罪浮於

潛善伯彥遠矣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嗚呼痛矣世謂檜之姦邪難於辨別故高宗惑之臣則常以為使檜至此者高宗之心為君親不誠者有以致之也夫君臣之義父子之倫根於天性卒於民彝結於民心而不可解者也二帝為虜凡廟堂庶少有志義之心者皆欲止言亦可以少動矣如武穆者初亦湯陰之一男子耳尺劍誓天而山河動色四字涅背而鬼神悲泣出為死不顧一生之計憤憤不已者其心將欲何為不過為君父復讐耳如使高宗稍有卧薪嘗膽泣血枕戈之志則鬼蜮之徒雖累千百何足以眩其明而抵其隙以壞我長

城哉臣故曰高宗之失在於不誠不在於不明蓋誠則明矣不然節義之褒勇略之諭寢閣之命精忠之錫前後丁寧其知武穆不為不審金字之牌胡為一日十二於臥城之下哉臣之此言亦春秋微顯闡幽之意而公羊子所謂大居正者是也近有薛清者著論妄議公不當班師譏公不知權噫使公而果出於此則愈足以驗檜之語而益高宗之惑也世豈有大將主兵於外君命之還而不還而可以成功者哉假令一卒臨江以守而責公專輒則公之本心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耶古所云將在軍君命不受者非此之謂也公惟知鞠躬盡瘁義之與比以徇臣子之節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天也

公何固必於其間哉萬曆甲申有謾官來自燕都以精忠錄一帙進者上覽之嘉歎下書局印出而題跋之命謬及於愚臣臣敬取而卒業則凡公平日所著詩若文及宋史本傳古今人叙述詠歌之辭裒集無遺間為圖畫以象公經歷戰陣之跡英姿颯爽風采飛動令人不覺髮豎冠而目裂皆繼之以流涕也嗚呼非忠臣非孝匪子前乎百世之上後乎萬世之下所以建立人極綱紀棟樑於宇宙間者何莫非斯道也人心無古今之殊斯道有晦明之異而國之廢興存亡開焉今是編也其意在於課忠責孝有勸有懲其感於人心者深矣况君子盡忠而賈禍小人以譖而得志亦豈非來世之

龜鑑耶然則 聖上之所以嘉歎是錄而欲廣其傳者
其為世道慮至矣後之觀者若但喜其戰陣之形擊刺
之狀而欲快心於狼居之址不知以忠孝為本則是直
衛霍之事耳豈足以知武穆哉而亦非 殿下今日印
頒是書之意也萬曆十三年三月下澣資憲大夫禮曹
判書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臣柳成龍
奉 教謹跋

西庄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西庄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跋

圃隱集跋

大厦將傾而一木扶之滄海橫流而一葦抗之知其不
可而猶且為之者分是故也古人云天地生人各無不
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所謂分
者何也天之所以命初而勅之所以為則者也然則木
之支厦分也蓋之汎海分也臣子之忠孝於君親而竭
誠盡節以至捐軀致命者亦分也學者學此而已知者
知此而已行者行此而已蓋此者聖勉此者賢如此而
生如此而死得喪禍福隨其所遇而吾心安焉若夫時

之不幸勢之難為則君子不以為病焉圖隱鄭先生以
義理之學為諸儒倡當時翕然宗之今其微言緒論雖
無可尋逐然即其所就之大者而觀之則其亦求盡乎
性分之內而不顧乎其外者歟不然何其見之明而守
之固決之勇而行之果歟嗚呼先生在家為孝子立朝
為忠臣迨乎麗運告訖天命去矣民心離矣聖人作萬
物觀一時智識之士爭欲乘風雲之勢依日月之光以
求尺寸之功孰肯以王民社稷為念哉惟先生挺然獨
立於風波蕩覆之際確然自守於邦國危疑之日義形
于色不以夷險貳其心既竭其力之所至不得則以身
殉之無所怨悔豈所謂知其不可而猶且為之者耶然先

生一死而天衷以位人極以建民彝物則賴以不墜斯
固心之所安而分之所定於先生何戚焉或有以先生
周旋亂世不早潔身為疑者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
安社稷為悅先生有焉由其如是故不屑屑於進退出
處之常以委身處命於昏亂之世盡瘁宣力國存與存
國亡與亡其忠盛矣任高麗五百年綱常之重於前啓
朝鮮億萬載節義之教於後先生之功大矣先生為相
雖值衰季不能盡展經綸之業而宏綱大目皆已略舉
噫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一見者王炎午之所以
稱文山也稱於先生亦可以無愧矣自先生既沒其道
益著顯于世所以流澤生民裨益新化者不一而是

太宗大王命褒贈先生爵諡 世宗命列于忠臣之編
中宗又命從祀中外文廟其後又於先生所居建書
院賜額自古人君於前代死節之臣存錄崇獎未有如
我朝列聖之惓惓者蓋盛德事也而先生之遺風餘烈
感於人心愈久不替者亦可見矣萬曆甲申秋 主上
殿下命芸閣印先生文集先命臣校正訛舛且跋其後
臣承命祗恐謹取諸本反覆參訂舊本元有詩文三百
三篇乃先生之子宗誠所編近歲開城本又添載用李
供奉韻二首送宋正郎按廉慶尚道一首館本又有金
海山城記祭金得培文請勿迎元使疏今臣又得次李
太常韻賀李道村子之直登第三絕原州牧使河允源

詩卷分韻賦詩一篇題圓燈國師語錄跋一篇而與道
村四書雖斷爛不全亦審其出於先生無疑故並取之
摠詩三百八篇讀銘文辭十三篇館本以五七言詩分
類編集然宗誠既云次其先後則後人不當遽改元本
故今悉依舊本為正只詩文錯出淆亂故以畫像讀以
下八篇為雜著而別之其所新得而不載於三本者別
為拾遺而附于後三本舊無目錄失編書體今為目錄
弁其首館本有附錄一卷而未免冗雜今以史傳行狀
及諸賢寄贈後人叙述祭文各以其類編之其他紀載
煩複無甚發明而得於傳聞難委虛實者間亦刪去於
是先生始終大致始稍明白可觀矣嗚呼世稱先生為

東方理學之祖而遺文散亂亥承莫辨豈不為後學之所慨而斯文之羞歟今 殿下是舉誠出於崇重先儒扶植節義激勵人心之美意也願臣謏聞淺見不足以稱塞 明旨於萬一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古今之殊哉是集之行將見忠孝之道蔚興於東方各盡天賦之分以為國家無疆之休也審矣臣不揆愚陋樂為之言

書李宏仲所藏退溪先生書簡帖後

德蘊於中而文見於外如草木之有根本而枝葉花實繁茂也今觀是帖雖遊戲翰墨之餘皆森然有法度使

善觀者見之足以知妙道精義之所形嗚呼盛哉斯豈無本而能然哉余友李宏仲久遊先生之門得片言隻字悉收拾而寶藏之間以示余余奉玩感嘆如與宏仲再承警效於隴雲之間謹題數語于後而歸之

孝經大義跋已丑

聖人作六經以詔天下後世其於道德性命之說備矣然而於孝特加詳焉至別為一經者何耶蓋百行非孝不立萬善非孝不行所謂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彝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誠不可一日而不講也隋志曰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情意差別恐斯道離散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其說是已於此

盡心焉則六經之道舉在是矣秦火既熄遺經間出僻
書與今文雜行雖經經辨論補綴而輒復湮廢至宋
朱子始為刊誤又次其經傳以復孔氏之舊繼以鄱陽
董氏為之註釋極其歸趣然後一經之條貫煥然真有
功於聖門甚大而經之顯晦實有非偶然者矣惟我
主上殿下以聰明睿智之聖握君師之丕責化民成俗
未嘗不以彞倫為意一日御經筵與儒臣論治道曰
嘆孝經之教久廢於世又問其註疏之有無左右以是
編聞即蒙宣索覽之嘉賞將鈐梓以廣其傳猶慮窮
閭愚下之民未喻其義也下弘文館悉解以諺語使人
易曉且命臣略叙其後臣竊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其

親九族平百姓協萬方以至鳥獸魚鼈咸若皆孝之推
也三代聖王率由斯道治化之隆後世莫及及其衰也
孔子只以空言與弟子相授受即其經中所載言及古
昔必稱先王蓋其傷之也深矣自是厥後微言絕大道
壞人心質質已千有五百餘年矣歷代以來雖不無英
君詎辟其所以把持世道主張化權者不過曰功利而
已術數而已孰有以是為念哉則善治之不復而禍亂
之相尋也無怪今聖上獨穆然深思推究化源乃於
聖人之經尊信表章既以是躬行建極於上又以是導
迪備民於下古道之行雖不可一日而蕪然降衷秉彜
之天亘萬古而猶在聖經所書即人心所具之理反而

求之寧有不得者哉嗚呼誰無父母誰非人子孰倡而不和孰感而不應故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臣知是書之行也必有油然而起躍然而趨沛然而不可禦比屋可封之義端可馴致矣其謂之至德要道者非邪宜 殿下之惓惓於是也萬曆十七年六月下幣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 經筵春秋館事臣柳成龍奉 教謹 跋

書陽明集後

右陽明文集余年十七趨庭義州適謝思使沈通源自燕京回臺効不檢罷棄重于鴨綠江邊而去行囊中有

此集時陽明之文未及東來余見之而喜遂白諸先君令州吏善寫者贍出既而藏篋笥中忽忽三十有五年壬辰秋七月倭寇入安東焚先廬及遠志精舍家藏文籍蕩然一空惟此數卷獨全於抄簿間余得復見之不覺泫然以悲淚與俱行到堤川略記梗槩俾子弟寶蓄之母更遺失云爾癸巳重九前一日跋

書虛菴集後

右虛菴集一帙 成朝朝名臣鄭希良淳夫所著萬曆己未夏江陵守辛君慶晉印寄虛菴平生著述應不止此所謂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耳世稱虛菴善推占言吉凶無不中及戊午史禍起一時名流或死或竄而

公謫義州虛菴又曰甲子之禍甚於戊午一夕遁去人見其衣履於水上若蟬蛻然故皆疑其沉江或云得道登仙至今晦迹於桐霞山洞間世亦無相過於吳門者昔人哀黨錮之禍公天地一網罟高飛竟何益士之遇此世何其不幸哉三復遺編令人悲歎

題軍案并丹後

天下之事一經一緯而已經緯分明物各止其所而天下理矣今以軍案分經緯諸色為經居處為緯并井然如指諸掌治此之謂治亂此之謂亂綱之紀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余於是深有感焉要可與識者道難與俗人言噫

題八道軍案後

余平日歷官多在文局其為兵官最淺後為判書僅一閱月而適其時作八道軍案通京外諸色之額合三十萬餘亂後群書散失無一存者而此案偶在其日時存者即亂後額也六七年間消耗至此然苟得其要不急患寡也是之不圖其亦莫之如何也已

跋軍額橫脊後

軍政國之大事其脩否係世道之隆替昔桓溫登平素樓北望中原歎曰使神州陸沉王夷甫諸人不得任其責余今撫此一卷有平素樓之感不知誰人任此責邪謂難而有至易者存謂易而有至難者在難易之辨

得失之機惟明者知之俯仰千載同一慨也操筆偶書
令人涕下

題軍門謄錄後

萬曆己未余以首相承命撫京畿黃海平安咸鏡都
體察使之任兵曹判官李德馨為副使韓浚譙崔權鄭
經世云教立鄭協南以恭等先後為從事官皆自舉也
戊戌春辭遶凡啓草文移令聽吏方水謄出題曰軍門
謄錄其散落未收者又三之二余以駕勞富國艱危職
無內外無一事裨補徒然去位辱聖主知遇今觀是
錄慨然自愧同志數語於卷端使覽者知余之罪云

又書其後

數年經營只成無用之空言去者如斯來者復然今年
自家雪裡凍死未知明年甚人喫大碗不托耳噫

再書先君子詩帖後戊戌

萬曆戊戌正月天兵進討蔚山賊圍守累日余奉命
督理我國軍務等事既而師還余暫過河庄裴吏自大
丘攜帖訪余於玉淵精舍干戈七載城郭山川皆失故
形豈意此帖之猶存邪不覺悲慟更識數語於卷後未
知自今以後能得再見否乎是月念三謹跋

書金左相建置六鎮疏後

國朝名卿以功業顯著惟金公宗瑞公之功業之盛莫
過於建置六鎮今觀此疏布置宏遠論議恢張使世之

庸夫孺子小智淺慮取辨口頭沮敗人家國事者氣索而不敢容其喙亦可謂一代之奇才而實世廟之善任有以致之也至於末年相業無補顛危徒然一死何歟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信矣然使公之才在今日必有可觀三復遺編有九原難起之歎嗚呼悲夫萬曆戊戌五月十八日雲巖居士題于漢陽之寓舍

書延壽書後 已亥

已亥春余居河庄前慶山縣令李浚乃晦齋先生之孫自慶州惠然來訪見余衰病為言其家有延壽書攝生養性之道備矣勸余治之余厚其意諾焉其秋李君謫出一件見寄嗚呼李君可謂信士也回於閑中披閱數

過其於養生果不無有益者然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惟此一言約而盡矣苟能從事於此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自可精神住天地造化之機在吾手中矣此區區者又何足道哉顧余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反有羨於喫猪肉而飽者斯可愧也已 是年七月旬後王淵居士書

退溪先生年譜跋 庚子

余觀古之聖賢立言垂訓以牖後學其功盛矣然其傳之也必有待於後之人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又相懸矣於是往者日遠來者日忘幾何不至於泯焉而無所尋逐嗚呼其可悲也夫萬曆己亥春刻退溪先生文

集於陶山書院士紳工勤越明年夏告成蓋去先生易
簣三十一年而始就其亦艱矣一日鳳城琴君堽之自
陶院來見余河上以年譜為托噫余非知言者何敢當
此事何敢當此事顧有可談者念當時及門之人凋謝
殆盡存者亦墓木拱矣今不為之更後數十年求先生
警教音容於髣髴猶不可得況進乎此者乎先生出處
去就與夫立朝言論大致有賢孫安道筆記採撫詳悉
可據其講學論道與門人知舊辨難往復者有先生文
集在可以參考無亦依據畫葫蘆以待後世之君子而
去取焉兼且自校於追慕先師之心為宜乎遂撥昏次
輯成編又以言行錄碣銘墓誌等及教書祭文類次

而附于後俾來世得有攷焉觀者恕其僭妄而補其疎
舛則是又余所望也

書 聖諭錄後

小臣無狀受 君親罔極之恩無一補報末路罪積疊
重狼狽如此然猶保全性命食息於田野之間莫非
鴻造螻蟻微忱終無得効之日謹錄平日所承教旨為
一冊名曰 聖諭錄庶幾朝夕稽顙瞻拜而讀之且悲
且感不能自已云

書亂後詩稿後

余不能詩惟略解詩意耳蓋詩之好否在意趣高下不
在辭之工拙譬如大羹玄酒寓至味於無味中一下五

味非不悅口終是偏者勝耳古人以陶韋為詩家正宗如子厚雖亦冲遠只是鍛鍊太過耳東方詩人中余最愛李陶隱其餘皆狂恣罵肥膩腐爛語詩意索然此可與識者道難與俗人言惟治心養性者得之夫子以思無邪三字當三百之旨嗚呼其遠矣若余者思既荒難故其發於言者如此可愧也已亦可懼也已不能盡去者所以志吾病而求藥石於知己之君子也覽者恕焉

跋東坡與人書

初到黃廬人已絕人口不以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

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樑上平朝用盡又掩取一塊却藏去又曰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

余罪戾以來家用頓乏食口二十餘而歲收雜穀僅數十石計無所出惟節用最可自勉於是以其所入逐月均分配十二朔為一年之需每月眷租以四石為限用餘則別貯一瓮以待賓客及科外之用其初家人甚苦之往往屢空幾不能堪或不免怨詈余亦病之一日看東坡年譜其謫居黃岡時困於貧窶已行此策與余今日之事隔百世而如一堅為之撫卷大笑古人固窮安分素貧賤而無慕於外如此不然而濫費無節不得已

然後求索隣里東西白貸則其所傷者多矣遂以是語
家人使之自安而曰書其後以示子弟云

益齋文集跋

庚子秋余在河村東都尹李公時饒以新刻益齋先生
文集印本見寄且曰益齋吾先祖也亂後內外文籍蕩
失殆盡獨此編僅免灰燼恐遂湮沒不傳乃裒聚而改
刻之今始訖工欲藏之名山以圖永久予其為我跋其
後余謹受而卒業則其曰益齋亂稿者十卷曰櫟翁稗
說者四卷曰孝行錄者一卷拾遺一卷摠為若干卷曰
撫卷歎曰富哉先生之文也敬哉李公之舉也傳曰君
子之澤五世而斬此但言其槩耳夫德厚者流光其遺

風餘韻將百世而猶存豈但以五世限之哉古之所謂
不朽者三事德也功也言也然有德者未必有功有功
者未必有言高麗五百年間名世者多矣求其本末兼
備始終一致巍然高出無可議為者惟先生有焉故今
去先生之亡二百三十四年其遺文之行世也如星斗
麗天喬嶽在望有目者皆可見至於鋒鏃煨燼之中人
且收拾而寶藏之無所失墜又得賢子孫發揮而揄揚
之信乎其德厚而流光也余聞李公始至東都也賤退
甫爾荆棘滿城公私赤立李公為之未久政通人和凡
百施為稍稍復舊乃於調度征繕之暇留心於文教之
事悉取古書籍之有關於學習者刊刻而廣布焉於先

生之文尤加惓惓焉不數月間成此大役敏速如神可見公政事文學之才出入遠甚真可謂先生之後也余於先生亦忝系外派昔在己巳間先君子出牧清州余有覲往來自獲瞻拜先生遺像於進士李潛家潛又先生遠裔也望儼即溫至今森然在目其後聞遺像不全於兵火為之泯然而悲豈料三十年後得見此全集也人事變遷俯仰今古不得不重有感焉若夫先生文章德業之盛牧隱之序盡之余不敢贅只樂道府尹公之事且記余之所感者而歸之使後之覽者知斯集之益可貴重也是年九月上辭後學豐山柳成龍跋

題喪禮考證後

余喪中讀禮記既昏塞過一二編輒忘失且患其記載浩博而難出愈難於參考也於是以家禮所載群目為綱而其間節目各以類附焉分為上中下三編又取楊氏儀禮服制圖式見於逐條之下以便攷閱云

恭書答太學諸生疏 御札後

伏見 聖諭辭嚴義正足為萬世人臣之程式繩準聖人謨訓出於常情萬萬固難仰識若夫晦齋先生處己已一節先賢語默行止應有微意尤非後學所敢窺測但以古人尚論人物之道言之則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既誦其詩又讀其書則其人可知然後又就其一世行事之迹而參互傳

當益求其心之所在以致其欣慕愛悅之誠君子之尚德好善也如此若但取其疑似之端繩之以一切之論求其外而不求其內舉其一而盡廢其百則賢人君子之心往往無以自白而自古聖賢亦難免譏議也如孟子遠見齊王時人已疑其下澤孔子之行乎季孫後世必疑其合污嗚呼其然豈其然乎且以已然之迹觀之則周公遭流言之變避位居東當時王業新造國勢抗拒內則成王之心未明外則三監之禍孔熾事之可言孰有急於此乎破斧缺斨之士猶且憤惋不平形於咏歎二公顧以大臣之重在成王左右熟視三年而不為一語何邪又必待遭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成王自悟

然後東轍始西亦何邪以迹言之則二公之所以處此者豈非可疑之甚者乎以周公不以不言疑於二公二公亦不自以含默慰於周公二公之心終非畏禍保位之人其不言豈必有行而然之於納紂自牖之義且非但不可言而遂已其維持護護必有其道皆未可以臆斷也嗚呼可以道學名世為百代儒宗其所對立卓然奇偉姑實不論今但就其立朝終始而言之平生直道而行無所回互雖處風波蕩激之中而不震不悚本末一致無纖毫可訾其為同謀也力捍姦臣身遭中傷斥退田野至於八年之久其終也又困於權姦白首西遷賦鵲驚微萬死而不悔此其立身之節也世亂則一

瓢林泉隱居志歌咏先王之道若將終身及其遇時
一起受知 二聖忠言嘉謨朝啓夕沃莫非三代名臣
訓誥中語 中廟之末先生炳發引退及 仁廟即位
以隆禮累召當時四方拭目以觀新化先生感 兩朝
知遇之恩力疾一起不辜 仁廟昇遐時事一變斯固人
事之不可預測者也先生既在危邦無可去之義雖欲
不俟終日其可得乎既不可去則所以司事周旋竭其
心力以盡夫忠愛之誠道既不行然後去是其行止久
速與時屈伸可謂合於聖人之道與悻悻一節之士異
矣世人徒見其時權忠定論救被罪之人而悔齋不言
以為似欠直截然忠定自忠定悔齋自悔齋何必相同

若然則比干以諫死為仁箕子之狂微子之去不得為
仁乎聖人既取史魚之如矢則伯王之君子可廢乎賢
人君子所同者心所不同者迹故曰君子仁而已矣何
必同且當時悔齋不言耳以今觀之忠定之所言者
小悔齋之所言者大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
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邪悔齋有焉 明廟即位
之初十條啓辭先生所草也大哉言乎雖伊傳告君之
辭無以過此既勸 慈殿以善道道養 明廟又勸
明廟盡子道於 仁宗其他嚴官禁也杜戚里也請慎
擇官人也勿用特旨也勿用判付也封還內旨也官府
一體也勿開私門也無非所以濟治平之大源而立正

始之要道杜宮掖之徑實而禱姦邪之心膽其精誠昭著力量甚大包括該盡使其言得用則主禍何自而作區區一二人言亦可不言亦可也其後李邕譏先生正指此為說迺曰孝迪書洛十條繫人主手足先生竟以此象禍使先生少有觀望時世有所遷就撓屈則其時何時而不頌群姦切齒之怨敢陳先事之戒邪及入劉忠順書也滿庭縮頸面無人色而先生獨從容居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所謂光明正大者指元衡等交通締結倚附幽陰欲復舊讐而起此獄其言之痛切又忠定之疏之所不及也特言簡而且婉故人不能知耳鳳城請罪時晦齋隨參與否不可考然今

於集中有乙巳秋劄子二篇其一極論譏邪戚里之禍有曰今者國家運否治亂安危之機係於慈殿之一念萬一九重之內隱微之際有纖毫偏私之累則符驗之著於外自有不可掩而群臣解體國事日非自古幼主在位母后聽政或不能全德而致禍亂者多矣其所以此者蓋有二焉曰信讒邪也私戚屬也讒邪陰肆眩惑而顛倒是非戚里恃寵縱恣而干政亂紀未有不至於喪亡者甚可懼也若欲保宗社而全骨肉之恩莫如杜其邪徑不借以權勢也又曰三代以下獨稱宣仁皇后為女中堯舜者以其信任賢相去邪不疑而不施私恩也太后從父高遵裕抵罪太后曰吾何敢顧私恩

而違天下之公議乎伏願 慈殿以此為法則萬世欽
仰而與宣仁並稱此皆直指元老元衡等狐鼠鬼域之
狀以曉 慈殿之聽無所忌諱其言可謂烈日秋霜矣
非天下之大勇能如是乎其一勸 上盡孝弟之道而
曰及洪嬪鳳城之事略曰聖人人倫之至人君能盡孝
弟之道推之以極其至則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臣竊念
仁宗於 主上有父道焉 殿下事 王大妃者有
絲毫欠闕則於 聖德有虧而後世不能無疑又言近
日 上教悲慟於洪嬪之出外不忍於鳳城之防禁朝
野聞之莫不感泣非仁孝友愛之至何以及此又曰願
殿下全孝弟之德極人倫之道由是而造堯舜之域

由是而興堯舜之治其言懇惻悲痛至今讀之令人墮
涕但其割既成而終不得上意其時鳳城但請防禁尚
無他語晦齋或慮言之無益而反速大禍益累 明廟
聖德故不果上蓋是時姦臣林立目事起禍益肆胸臆
一節深於一節其勢難以口舌爭如尹任其初止遠竄
柳灌適相仁淑罷既而曰白仁傑啓辭任加絕島灌與
仁淑付處及權忠定上䟽論救而三人皆以逆誅大禍
蔓延不可救撲故晦齋於忠定䟽中刊去危言而曰勢
已至此徒惹起不測奚益其意可見夫賢人君子諫說
於君非但自為己事而已所愛者君所憂者國言之而
有補於君有益於國則固君子之所願何憚而不言若

言之而無益非徒無益反愈甚焉則事雖可言而有時不敢盡以存隨時之義此雖非事君之常道而亦理勢之所不得已也斯義也在易尤詳言之故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法晦齋於此必有所見矣昔程明道不非法其為神宗言但曰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其後每曰新法之害吾黨激成之君子之用意宛轉而慮事深遠也如此此事惟明道知之如呂晦張戢諸人舉不及此蓋小人之性其毒如蛇蝎其暴如狼虎彼方肆其狠愎力戰天下之公議以求必勝君子於此若一舉而絕其根本使無後患則豈不善哉不然撩虺螫之頭踐虎狼之尾求以止亂適以長亂已已小人聲言鳳城

賢明衆心歸附以此為機穽當時一言救解大禍立至晦齋雖不明言鳳城之寃而以讒邪戚里之禍孝弟堯舜之道披肝瀝血詳論而極言之無非為鳳城地也嗚呼莫難於知人莫甚難於知聖賢之心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孟子以為介蓋既三黜則知其以直道事君不以下惠之不去使當日少貶其道以從時議則三公之貴萬鍾之富可以安享何故而離親去國投竄流離墮身於魑魅之域哉如遇孟子其以為介乎不介乎斯固未可知而千載之下有志之士必有扼腕而太息者也慶會南門推鞠時先生同參與否亦未可知其時三人已

死見鞠之人乃李德應成蕃及婢子毛麟等輩耳聖
諭鞠諸賢於南門外此必有所指而未知為何人也先
生既為獄官而國有大獄無論虛實參與不參固不足
論也獨其并錄勲籍誠為不幸當時入對忠順堂諸公
舉皆不免權忠定亦與焉晦齋力辭至曰非但有譏於
一時亦且傳笑於萬世如此而猶不得免則斯又事勢
之無可如何者也惟有不享其利為自處之道未數月
而先生去位矣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群群而生逐逐
而死者何限其中有以一善一行名世者不可易得若
賢人君子者千萬人一人耳進此而明道講學之賢則
間數世而一有我朝二百年來由此其選者落落如晨

星只有此數公而既不免身禍於當時又未免論議於
後世此雖非加損於諸賢而人情事理有不當然者昔
楊龜山晚年曰落京之薦而起在朝無甚建白人多疑
之胡康侯獨以為使彼時用其言猶可救得一半朱子
亟稱之以為公論又謂龜山勿或居中之言出於某人
而不之信古之君子尊尚先輩不敢輕加論議也如此
往時聞李叔獻嘗議晦齋有不滿之意私自歎息以為
今人從平地上點檢昔人得失甚易至於事到手裡何
嘗能及古人一二腳跟程子嘗見門人好議前人過失
必曰沒董且學他長處又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
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春秋聖人之書其於曲直邪正之

辨至嚴至密一毫不放過猶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
賢者諱臣子而諱君親固也至於賢者而猶諱之何也
蓋賢者其所全者大假使一二細德微有小出入不可
以小而傷大也況如晦齋先生身心内外表裡洞然潔
白光輝行止語默非道不行如此而猶不免於洗垢而
索瘢則天下豈復有賢人君子可尊可尚者乎此風若
成後生末學相率效慕習為虛談詆訾先賢無復顧忌
世道寧非可憂耶昔高皇帝不取孟子冠簪士芥之
論欲去配享今敢諫者射之禮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
袒臂受箭曰臣為孟軻死亦榮高皇帝見其誠懇取
疏以入孟子遂不廢配享高皇帝非不知孟子要亦

聖人一時抑揚之微權不可為萬世之正論故其事終
於不行今者末俗剝敝士多惜身便私直氣漸衰寧知
聖上欲回車立教激昂振作以警昏昏者乎亦高
皇帝之意也嗚呼明主可以理棄第未知今日之為錢
唐者誰乎是可慨也

書陸宣公奏議後

使天而未欲平治天下也必不生如此才使天而欲平
治天下也必使見用於世既生而又不得用此理之不
可知者也嗚呼宣公之學上接伊傳管蕭以下不論也
今其遺編尚在炳炳然致理之繩準興化之著藝也有
意於斯世者特舉而措之耳千古一慨

書徐克夫遊關東錄

僕養病比甚默默坐一室中不敢窺牖其於千里外佳
山好水競秀爭流之勝非徒足迹難及思想亦不到今
夏友人徐克夫為關東伯寄書相問發函得遊山錄一
篇余喜甚讀之累日而卒業凡關東湖海數百里烟霞
景致盡入於克夫吟咏之中嗚呼使余忘鉅繫之陋而
發卧遊之興非此錄而誰也克夫之所以起余者多矣
抑曰此而有所感焉嘉靖乙卯間吾先祖考宰杆城郡
余年十四承先人命自京往省出崇仁門而東時方初
夏風日妍和麥草滿野倉庚上下角角聞雉雉聲既而
八嶺西由洪川過麟蹄踰珍富嶺抵杆城所經沿途溪

山幽絕皆可玩也晨昏之暇與學子四五輩讀書城西
十里外鄉校校廨咸斯文軒所建前栽萬松鬱然清川
環其外余下帷意倦往往攜同舍生以出濯足清流行
雲木之下其地多海棠花經夏不凋香氣冉冉襲人余
樂之出輒忘歸不知日之將暮也聞楓岳在旁郡宿齋
可至祖考以余年幼不許往獨仙遊潭清澗亭在治內
故間一造焉余於是始見東海明年春余還京每欲目
事一姓以盡其勝而一示也豈靈真異境有主者非宿
緣未易致邪六月乙卯至甲辰中間星霜已換五十餘
度嘗時事迹杳然如夢而孤露餘生獨留人世得聞故
人身歷其地必於酬唱撫事興懷寧不泣歎余與克夫

雖內亦涉其初同出於同福徐府君義同一家不但
為平生交遊之好而已克夫使余題錄後余不得辭遂
粗叙其當日東行始末以寓所感者而歸之

題東國名臣言行錄

我國文學之士自新羅以上邈矣無可徵羅末崔文昌
北學於中國宋濂始為文學之祖其後相繼迭興者亦
不為少大抵皆以詞章名世耳麗季益齋牧隱遊中國
得聞程朱性理之說自是東方始知詞章之外有儒者
之學於是園隱首先興起為絕學之倡同時如陽村陶
隱雖未免於詞華而亦以道德性命訓誨後進故古注
書學於陽村金司藝學於注書司藝之子曰佔畢齋寒

暄金公一蠹鄭公皆出於佔畢齋趙靜菴又寒暄之徒
其間雖有青於藍而寒於水者其淵源所自則皆有所
授受而不可誣也然則今此名臣中當抽出此一脈以
類編之其他即觀古詩鄭光弼諸公當以相業列於名
臣之流三足以下又以隱逸附焉則庶幾各從其類而
不紊矣俟尚論君子正焉

書南真集後 甲辰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於此書亦云
萬曆甲辰歲

書南真集後 甲辰

右癸未甲申日錄者亡友兩性傳景善所著也余於景

善同年生遊退陶先生之門為同志友田子秋余下龍
宮護外舅喪歸時與善相遇於水面村逆旅之中明年
景善就漢城樂善坊第與余同處讀書者幾十年自是
情好甚焉其後余登丙寅科景善登丁卯科又同朝其
在臺閣言論處事雖不謀議而略相符合至於世路多
梗升沉不齊而平日相好之意猶一日未始少異也景
善眼高於世間人少許可意所不取雖對面不與語往
往閉門拒人以此多怨於時坎軻窮困而卒不變以死
身後猶有削職之禍哀哉其所藏書籍兵亂中散失殆
盡而獨有此日記一卷又與余往來書尺留其家景善
內子許氏悉取以送于余余撫卷三歎至於流涕蓋思

知心之不可以復得而哀吾黨之益衰也萬曆庚子五
月十一日西厓書于河上

又書其後

洪範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經極
之不逮而人各以好惡相從則亂由是生今看景善日
記為之流涕傷其禍殃自此始也

題古今書法精義帖

亂後圖刻蕩無存者一日有吏全守於何得此帖遺之
晉宋間名人筆蹟尚有可考焉仍識其來處云

書水壩寺後

嗚呼歲月遂勝日容日邈今不記昔後不記今惟託之

於文字以示子孫曰得其發端而不至忽忘者稍可盡
心焉耳近世佔中齋金先生為其先人作墓尊錄余雖
不肖竊有為焉雖其墓尊錄一二自先世以下
凡聞見所及者皆記之名之曰終大永慕錄此錄之傳
不得未可知亦係於子孫之賢與否如果為一家世守
之物時出而展玩之不為塗壁覆瓦之歸則幸矣而不
敢必嗚呼悲夫

書臨瀛送別帖後

與昌遠別久忽忽歲已暮矣今得此帖撫玩如昨春江
別懷復形目前不覺開海之遠此古人所以不能已於
言也是歲閏九念七西生納翁題

題倦翁易圖後

右易圖五十二出近世孤山隱者皆本義文周孔之
舊邵朱諸老先生之說類次而疏濬之以便觀覽非鑒
空杜撰者比也又有圖而無文尤足令學者虛心玩索
而自得之既得則凡象數之源性命之與天地陰陽變
化不測之機粲然若指諸掌即倦翁所謂玩心其中足
以自老者誠有味乎其言之也翁姓抑氏名贊字義叔
世為豐山人翁隱居宣城之西村平生治經學杜門潛
思尤深於易然與人處類如也未嘗自言雖隣里相
莫有知其為學知道者翁既歿而其書始出今觀此圖
端微質樸自不知不好者言之殆亦越人之章甫爾李

監司時諉見而愛之登梓印布欲與世之事常編者共
焉使倦翁可作其必曰後世之子雲在可尚也已

書利川徐氏族譜後

利徐大姓也不可無譜然作譜亦非易事惟載簡而事
明為得法此譜首所記未知出於何人恨辭理不堪讀
耳下段所錄徐掌令事又誤掌令恭讓時臺諫士申四
月與金震陽諸公俱罪斥退居徐川不復仕本朝其詩
所謂神都隔漢陽者自徐川而言耳今日書憲府壁上
是誣其祖也得無千載惑耶果然太宗聖諭何以曰
伯夷也次句英雄字亦誤余嘗觀國朝寶鑑作忠良字
徐家如有賢子孫必正之然後可傳故云

箋

謝恩箋
己巳正月

輸忠翼謨光國忠勤貞亮効節協策臯聖功臣大匡
輔國崇祿大夫豐原府院君臣柳成龍昧死上言恭遇
三功臣會盟祭禮成臣前緣衰病已極不能自力奔趨
瞻望盛舉日夜兢惶近有人來自都下賫奉到賜下
教書一軸并白金七兩既馬一匹表裏二端續於今年
正月初一日奉道監司遵奉有旨事意使長吏存問
并致米豆酒饌臣不勝感激俱已吐向稽顙謝恩
受訖謹奉箋陳謝者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罪戾
餘生久負天地之鴻造孤朽微物更蒙雨露之涵濡感

涕自流驚魂如夢伏念臣庸才淺識受任踰涯出入帷
幄三十年報效無聞於獻替追隨羈縻數千里竭
彰於顛危素乏犬馬之勞再叨彛常之錄溫綸獎諭
既過大賚便蕃而有加績當歲時之遷移又蒙存問其生
死長吏臨致官貺賜來有命自天固難容於所免措躬
無地實愈懼而增慙茲蓋伏遇賞疑從優仁不遺舊陽
春之澤潤及陰崖日月之光普被窮鄙遂令鴛鴦荷
鴻私臣敢不白首丹心嚮 恩總闕周南滯迹莫趨鵷
鷺之班漢址懸誠長獻岡陵之祝臣無任瞻天仰 聖
慙懼屏營之至謹昧死陳謝以 聞

銘

獨寢不愧衾銘

暮夜之暗帝其我莅屋漏之幽神其爾伺勿謂無知其
機孔彰勿謂何傷其應清長莫見者隱莫顯者微斯須
不謹衆惡皆歸我有我心既明且靈一有爽德中心不
寧豈待人知然後為愧是以君子罔敢或肆一誠植中
勤必以禮情慢邪僻寢以于體日用造次向晦燕息翼
翼兢兢維帝之則則邪去私是保是守內省不疚何愧
之有推其極致浩然天地卓哉西山用力深至一言警
策以迪衆喬作德日休作偽日拙聖狂之別由此異
不誠無物古聞其語臣拜銘之敢告褻御

日華銘

圖其形玄其色散為六合為一遇陽而陽遇陰而陰
其動以天是以能覆物

西庄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